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夏文献论稿

聂鸿音 著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西夏文献论稿

聂鸿音 著



K246.3
20131

吳 每
 纒 歲
 頭 目
 周 那
 爵 藏
 頂 肥
 休 替
 通 邪
 鼻 舌
 垂 箇
 飛 願
 遠 牙
 烈 沒
 叙 願
 口 唇

鐵 五
 新 移
 君 子
 痕 帶
 散 取
 小 人
 鋪 交

敬 辭 辭
人 相 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文献论稿/聂鸿音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9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6525-2

I. ①西… II. ①聂… III. ①西夏语—文献—研究 IV. ①K2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0861号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书 名 西夏文献论稿

作 者 聂鸿音 著

责任编辑 颜晨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 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1/16

印 张 22.5 字数 418,000

印 数 1—1,800

国际书号 ISBN 978-7-5325-6525-2 / K · 1602

定 价 68.00 元

前言

这里记录了我近 30 年来学习西夏文献的历程。今天重读昔日的作品，感到里面还有很多幼稚的地方，因此我选用“论稿”为题，目的是告诉读者它并不是一部成熟的专著。

1980 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翻阅过王静如的《西夏研究》，当时的目的只是博览群书，拓宽眼界，绝对没有料到这种奇妙的文字以后将与我相伴终生。几年过去，不知什么原因竟使我误入桃源。不过我对“学问”从不痴迷，也从不强加给自己任何现实的使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平日的消遣，尽管最终发展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使命感的缺乏使我真正享受到了求学的快乐——空闲时读几页书，解两道题，偶有心得，即随手记下，不求一丝不苟，惟愿以文会友。讲课著文或出纰漏，但能博得师生哑然一笑，亦视为幸事一桩，远胜过强人就己，胡搅蛮缠。前些年再访银川西夏王陵时写过一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种心情，里面提到的“风角”指西夏开国皇帝元昊：

梦回霜雪正阑干，风角城荒晓月残。

一世浮生三夏暖，十年学术九秋寒。

游人不解征人苦，创业应知守业难。

赚得虚名肠已断，铅华洗尽客衣单。

研读西夏文献的过程是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即使是最基本的解读规则，学界迄今也还没有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模式。早期的论文由于要照顾排版的方便，编辑总是要求在稿件中尽量少用西夏字。进入 21 世纪以后，人们设计出了可以直接用于制版的西夏字电脑软件，处理文稿字体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编辑这部文集的过程中，我对早年的文章进行了一些技术加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当初照相制版和用数字指代的西夏字一律改用电脑录入，相应的行文格式也进行了一些调整。至于文中对史料的运用和对自己观点的表述，虽然今天看来多有遗憾，但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我认为没必要掩饰自己当初学步时的蹒跚，尽管成年以后再回忆起来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毋庸讳言，即使是近年写下的东西，也不敢妄称十全十美，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相信新一代的西夏学者将来终会对之做出公允的批评。

2010 年 7 月 19 日

目 录

前言	1
西夏译《诗》考	1
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	10
吕注《孝经》考	21
西夏本《孟子传》研究	35
《文海》探源	46
《文海》中的梵语译音字	57
列宁格勒藏本西夏文词书残叶考	62
《贞观政要》的西夏文译本	67
西夏本《贞观政要》译证	71
西夏文《十二国》考补	81
西夏《天盛律令》成书年代辨析	90
俄藏 6965 号《天盛律令》残卷考	94
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	97
俄藏 198 号西夏文列女故事残叶考	111
关于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	116
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	124
从《宋史·夏国传》看译音字的校勘方法	131
“蕃汉二字院”辨正	134
释“大”	137
弥山考	144
黑山威福军司补证	147
戴锡章的《西夏纪凡例》未刊稿	152
西夏译《孙子传》考释	156
《六韬》的西夏文译本	161
西夏译本《明堂灸经》初探	165
俄藏 4167 号西夏文《明堂灸经》残叶考	172

《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	177
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	187
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	191
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	195
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	202
西夏文《夫子善仪歌》译释	207
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	212
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	216
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	219
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	222
西夏文《无垢净光总持后序》考释	227
乾祐二十年《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	231
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	236
西夏帝师考辨	240
西夏佛教术语的来源	253
吐蕃经师的西夏译名考	256
大度民寺考	261
俄藏 5130 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	267
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	272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译传者	276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	279
西夏译本《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述略	282
黑水城所出《般若心经》德慧译本述略	286
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	291
英藏西夏文《海龙王经》考补	30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频那夜迦经》考补	305
《十一面神咒心经》的西夏译本	316
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	333
《仁王经》的西夏译本	343

西夏译《诗》考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记载，西夏仁宗人庆元年（1144）“始建学校于国中”，天盛元年（1149）“策举人，始立唱名法”。科举考试中的“唱名”初见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由此可以估计西夏的相关制度基本上是从北宋承袭来的。在此之前，西夏曾向北宋索取过“九经”及“正义”，^①人们似可期望中原传统的儒家经典也会被用作西夏科举的教材，从而成为西夏党项文人文学的滋养。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只知道夏仁宗在执政期间曾大力倡导文教，但是却无法对西夏人的受教育状况和文学素质作出全面综合的估价。本文将从西夏文典籍中辑录西夏人翻译的《诗经》文句并考察其义训正误，试图据以窥知西夏人对汉文学经典的理解能力，以及中国的主流文学传统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首选《诗经》为考察对象，这不仅是考虑到真正读懂《诗经》需要具备专门的训诂学知识，而且考虑到诗歌的翻译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应该是最难的，也就是说，翻译《诗经》对于外民族译者来说是一件颇为“见水平”的工作。

西夏人翻译的中原汉文书籍属于“四部书”的有十余种，均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英国国家博物馆。全部资料中并没有整部的《诗经》译本，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一些零星的句子，这些句子本来是中原其他书籍在行文中征引的，西夏人在翻译那些书籍时便把援引《诗经》的句子一道译了出来。就目前所知，夏译汉籍中引及《诗经》的有六种，共征引二十八则，具体情况如下：

《孟子》，佚名夏译，写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②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③原书残损严重，迄今未见全文解读。现存部分引《诗》五则，依次出自《豳风·七月》、《小雅·大田》、《大雅·文王》、《鲁颂·閟宫》、《小雅·车攻》。

《类林》，唐于立政（627—679）原撰，佚名夏译，夏乾祐十二年（1181）刻字司刻本。原件照片及俄译文1983年由克平发表，^④汉译文1993年由史金波等发表，^⑤原件照

^①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四〇、四一。

^②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Лунь Юй, Мэн Цзы, Сюэ Цзин),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тексты стр.75—131.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0—74。

^④ К. Б.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⑤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片 1999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①现存部分引《诗》六则,依次出自《邶风·相鼠》、《大雅·皇矣》、《小雅·白华》、《小雅·鹤鸣》、《王风·大车》、《小雅·青蝇》。

《论语全解》,宋陈祥道(?—1093)原撰,佚名夏译,^②夏乾祐年间刻字司刻本。原件照片 1966 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③1999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④已有全文汉译。^⑤现存部分引《诗》四则,依次出自《大雅·卷阿》、《大雅·抑》、《小雅·伐木》、《大雅·下武》。

《孝经传》,宋吕惠卿(1030—1111)原撰,佚名夏译,夏仁宗时代草书稿本。原件照片 1966 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⑥1999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⑦迄今未获全文解读,仅见格林斯蒂德完成的楷书转写。^⑧可识读的部分引《诗》十则,依次出自《大雅·文王》、《小雅·小旻》、《大雅·烝民》、《小雅·小宛》、《小雅·节南山》、《大雅·抑》、《曹风·鸛鸣》、《大雅·洞酌》、《大雅·文王有声》、《小雅·隰桑》。

《孟子传》,考为宋陈禾(1100 年进士)原撰,佚名夏译,写本。原件照片 1966 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⑨但编排次序略有舛讹,199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另以正确次序刊出,^⑩已有全文汉译。^⑪现存部分引《诗》一则,出自《小雅·谷风》。

《经史杂抄》,撰者、译者及撰译年代均不详,刻本,首尾皆残,书题为今人所拟。原件照片 1999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⑫迄今未见全文解读。书中自称引《诗》两则,一则可以译作:

《毛诗》曰:“我生于母,父养育我。长大成人,如何不孝?”又曰:“我之初生,父母劬劳。我欲报恩,昊天不许报之。”

^①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页 221—332。

^② 吴其昱曾猜测《论语全解》的西夏文译者是仁宗朝的宰相斡道冲,本文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参看 Wu Chi-yu, *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eningrad*, *T'oung Pao* 60.4—5, 1969. 斡道冲事迹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③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ексты стр. 3—49.*

^④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页 47—59。

^⑤ 聂鸿音《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⑥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ексты стр. 135—221.*

^⑦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页 2—46。

^⑧ Eric Grinstead, *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2, pp. 300—376.

^⑨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ексты стр. 53—74.*

^⑩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页 74—80。

^⑪ 聂鸿音《西夏本〈孟子传〉研究》,《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⑫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页 117—132。

译者沿用其误而不知校改。“皦”字毛传训“白”，西夏译作“清明”，未突出“白”义，不确。

3.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曹风·鸣鸠》）

西夏译《孝经传·圣治》：“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中征引《曹风·鸣鸠》两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善人君子，其仪不差”。西夏译“淑”为“善”，译“忒”为“差”，合于《孝经》玄宗注“淑，善也；忒，差也”，而不合于《诗》毛传“忒，疑也”。（孔疏：“执义如一，无疑贰之心。”）

4. 昼尔于茅，宵尔索綯。（《豳风·七月》）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其中征引《豳风·七月》四句，今残存前两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日间拔草，夜间制索”，似出《孟子》赵岐注“昼取茅草，夜索以为綯”，亦基本合于《诗》郑笺：“女当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绞索以待时用。”

5. 友贤不弃。（《小雅·伐木》）

西夏译《论语全解·卫灵公》：“对而言，则事贤友仁；通而言，则贤亦可言友，仁亦可言事。《诗》曰‘友贤不弃’、《易》曰‘休复下仁’是也。”其中征引《小雅·伐木》小序一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同为“友贤不弃”。

6. 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小雅·车攻》）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下》：“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其中征引《小雅·车攻》两句，今残存七字，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不失口法，放箭如中”。按郑笺释“舍矢如破”为“矢发则中”，可知“如”在此用同“则”，西夏译为“如同”之“如”，犹言“就像射中了一样”，误。

7.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小雅·鹤鸣》）

西夏译《类林·辩捷》：“张温复问：‘天有耳乎？’秦宓答曰：‘有。《毛诗》中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无耳，何以闻之？’”其中征引《小雅·鹤鸣》两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九宵鹤鸣，声音天闻”。按“皋”字毛传训“泽”，“九皋”犹言“深远的池沼”，西夏译为“九宵”，大误。

8.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

西夏译《孝经传·三才》：“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中征引《小雅·节南山》两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明明师尹，民俱尔视”。西夏译“具”为“俱”，译“瞻”为“视”，合于毛传。惟“赫赫”毛传训“显盛貌”，《孝经》玄宗注训“明

盛貌”，而西夏译“明明”（明显、清楚），未突出“盛”（显耀）义。

9.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

西夏译《孝经传·诸侯》：“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中征引《小雅·小旻》三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颤颤敬敬，如上深渊，如行薄冰”。按毛传：“战战，恐也；兢兢，戒也。”《孝经》玄宗注：“战战，恐惧貌；兢兢，戒慎。”西夏译“颤颤”犹言“冻得发抖”，^①未表现“恐惧戒慎”义。

10. 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小雅·小宛》）

西夏译《孝经传·士》：“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其中征引《小雅·小宛》两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早起夜寐，勿让汝所生”。毛传训“忝”为“辱”，即“辱没”意，西夏译为“谦让”之“让”，全然无稽。

11. 将恐将惧，置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小雅·谷风》）

西夏译《孟子传·离娄下》：“以朋友道绝，故《谷风》之诗云：‘将恐将惧，置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彼羿与逢蒙之所以分别也。”其中征引《小雅·谷风》四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恐惧之时，置我怀内。将安将乐，弃我如遗”。

12.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其中征引《小雅·大田》两句，今残存七字，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雨于公田，至于我私”。

13.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小雅·青蝇》）

西夏译《类林·占梦》：“王梦见青蝇，积矢，毁东西台。王问龚遂，龚遂曰：‘《毛诗》中说：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今左右谗佞以虚矫劝者多也，陛下察之！’”其中征引《小雅·青蝇》四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纷纷苍蝇，降小垒边。能逊君子，勿信谗舌言”。按“营营”毛传训“往来貌”，西夏译“纷纷”，大致可通。但毛传训“樊”为“藩”（藩篱），郑笺训“岂弟”为“乐易”，而西夏译“樊”为“垒”（营垒），译“岂弟”为“能逊”（谦逊、柔和），皆误。

14.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

西夏译《孝经传·事君》：“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页320、537。

之。’”其中征引《小雅·隰桑》四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心上爱矣，远不谓矣，心中藏矣，何日忘矣”。西夏译“遐”为“远”，与郑笺相合。

15. 天步艰难。(《小雅·白华》)

西夏译《类林·辩捷》：“张温问曰：‘天有足乎？’秦宓答曰：‘有。《毛诗》中说：天步艰难。若无足，何以有步？’”其中征引《小雅·白华》一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天行艰难”。西夏译“步”为“行”，与毛传相合。

16.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其中征引《大雅·文王》两句，今残存五字，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是，其命维新”。合于毛传：“乃新在文王也。”

17.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西夏译《孝经传·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其中征引《大雅·文王》两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不念汝祖，△修其德”。^①按“无念”毛传训“念也”，孔疏：“言当念汝祖。”知“无”在此为发语辞，或可译“当”，或可不译，西夏译以否定词“不”，大误。

18. 乃眷西顾。(《大雅·皇矣》)

西夏译《类林·辩捷》：“张温问秦宓曰：‘天有头乎？’答曰：‘有。’张温曰：‘在何方？’秦宓曰：‘《毛诗》中说：乃眷西顾。以此知之。’”其中征引《大雅·皇矣》一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天回顾时及见西方”。西夏补出主语“天”，大约本于《皇矣》上文“上帝眷之”。

19.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大雅·下武》)

西夏译《论语全解·卫灵公》：“《诗》中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可以为王者之佐故也”。其中征引《大雅·下武》两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此妙一人，合王顺德”。按郑笺训“媚”为“爱”，则句意当作“爱此一人（天子）”，夏译“此妙一人”不通。又“侯”字毛传训“维也”，知在此为发语辞，无实义，西夏竟译以“王侯”之“王”，大误。

20.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大雅·文王有声》)

西夏译《孝经传·感应》：“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其中征引《大雅·文王有声》三句，西夏文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字面意思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

^① 西夏文第七字(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 第310页第6行第5字)至今无人能把它转写为正楷，因而不能译出。

无思不服”。

21.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

西夏译《孝经传·广至德》：“《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其中征引《大雅·洞酌》两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赢胜君子，民之父母”。按“岂弟”毛传训“乐易”，西夏译为“赢胜”（胜利、成功），语义全然无稽。

22. 来游来歌。（《大雅·卷阿》）

23. 靡哲不愚。（《大雅·抑》）

西夏译《论语全解·公冶长》：“《卷阿》诗中曰：‘来游来歌。’《抑》诗中曰：‘靡哲不愚。’宁武子邦有道时知，邦无道时愚，盖得诸此而过者是也。”其中征引《大雅·卷阿》、《大雅·抑》各一句，西夏文作“𐵇𐵈𐵉𐵊𐵋”和“𐵇𐵈𐵉𐵊𐵋”，字面意思分别是“来游来歌”、“无智不愚”。按毛传：“国有道则知，国无道则愚。”西夏译“哲”为“智”，合于毛传“知”字。

24.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大雅·抑》）

西夏译《孝经传·孝治》：“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其中征引《大雅·抑》两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按“觉”字毛传训“直”，“觉德行”郑笺训“大德行”，《孝经》玄宗注同，西夏译作“觉”（觉悟、菩提），不确。

25.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烝民》）

西夏译《孝经传·卿大夫》：“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中征引《大雅·烝民》两句，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朝夕不倦，以事一人”。西夏译“解”为“倦”，合于孔疏“早起晨卧，非有懈倦之时”的“懈倦”。

26. 戎狄是膺。（《鲁颂·閟宫》）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其中征引《鲁颂·閟宫》两句，今残存三字，西夏文作“𐵇𐵈𐵉𐵊𐵋”，字面意思是“戎狄是伏”。按“膺”字毛传训“当”，犹言“抵御”，《孟子》赵岐注训“击”，西夏译作“伏”（降伏），不确。

用《毛诗正义》衡量以上全部二十六则译例，我们认为译得不错的有十二例（1、4、5、11、12、14、15、16、20、22、23、25），译得不太确切的有八例（3、6、8、9、13、18、24、26），存在严重失误的有六例（2、7、10、17、19、21）。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得知，凡是西夏人能够准确翻译的诗句，其语义大都比较浅显，西夏译者凭借一般的汉语知识即可解决，不一定要参考《正义》，而一旦遇到带有古义古训的诗句，他们便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这些事实说明西夏人对于《诗经》虽

然不见得全然没有读过，但也只是略知一二，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熟悉。从 13、21 两则译例中的“岂弟”译法不同来看，所有的译例也许并非出自同一译者之手，但考虑到《类林》和《论语全解》都是由西夏政府机构“刻字司”刊印的，我们当可相信这些译者必然是当时政府的最高级知识分子。^①政府最高级知识分子对汉文学经典的理解能力已属平平，那么其他人士将更会等而下之。

可以推想，西夏人对《诗经》的理解能力还不足以使中原古典文学成为西夏文人文学的基础。西夏诗歌作品存世的不多，可以认为是其代表作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一部佚题的诗集。这部诗集的正面是刻字司于乾祐十六年（1185）刊印的五首长诗，背面是手抄的若干首较短的诗，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称之为“宫廷诗”，^②其中有一些目前已获解读，著名的如《大诗》、^③《月月乐诗》、^④《夏圣根赞歌》、^⑤《新修太学歌》^⑥等等。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都不像是受到了中原汉文学经典的影响，而是明显地和吐蕃、回鹘、鞑靼民间文学一脉相承。^⑦当然，西夏人做出如此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原经典文学的词句古奥，除此以外，与中亚草原民族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习惯也都会成为西夏文学局面的重要成因。

有证据表明，12 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政府尽管在口头上提倡学习中原汉文化，但至多只是在“汉学”才要求人们读一点儒家经典，而在以教授西夏文为主的“番学”中则很可能采取的是词赋取士制度。政府没有统一组织过“九经”的西夏文翻译，“番学”出身的西夏官员也并不研读“九经”。^⑧目前我们还无从确知西夏人是怎样阅读中原典籍的。事实上，在西夏立国之前，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原文学作品早就在中北亚少数民族间流传了，不过有趣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文人虽然手里拿着汉字的文本，但口中却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阅读的。例如《周书·高昌传》载：

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① 有关西夏刻字司的史实，参看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 年第 5 期。

^②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 54.

^③ Е. И. Кычанов, *Море значений,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святым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7, стр. 217—236.

^④ 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25，1986 年。

^⑤ Е. И. Кычанов, *Гимн священн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968. 又见西田龙雄上引文。

^⑥ 西田龙雄上引文。又见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 年第 3 期。

^⑦ 克恰诺夫曾就西夏格言谚语和中亚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研究，参看 Е. И. Кычанов, *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драгоценные парные изрече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стр. 79—86.

^⑧ 李吉和、聂鸿音《西夏番学不译九经考》，《民族研究》2002 年第 2 期。

洪迈《夷坚丙志》卷一八载：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小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

以此类推，我们估计西夏党项人这样读《诗》的也为数不少。很明显，这样的随口翻译往往使教书人不能仔细斟酌原诗的词句，其翻译质量可想而知。由此我们想到，承载着当时发达文化的中原经典文学并不一定在周边民族中很快形成压倒的优势，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平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在中古时期，和汉族接触最为密切的是女真人，契丹人次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辽金文学中多少找到一些受中原文学传统影响的女真、契丹作品。至于西夏、吐蕃和回鹘人，则因为和中原极少有大规模的民间交往，所以中原经典即使偶然进入那里，恐怕也只能在政府意志下成为学校教学的点缀，而无力从根本上撼动原有的民族民间文学传统。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页17—25）

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

这里研究的是一个《论语》注本的西夏译文，原件于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6年，苏联方面首次刊布了这个译本的全部照片。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学界虽已知道它是译自北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但其西夏译文却始终未能获得全文解读，本文即准备在这方面做出首次尝试。

西夏译《论语全解》为刻本，白棉纸蝴蝶装。左右双栏，版框18×12.7厘米，每半页8行，每行16至18字不等，经文顶格，注释低一格。原书今残存26页，分属《论语》的“公冶长”、“先进”、“卫灵公”、“子张”、“尧曰”五篇，版口有西夏文“论语”二字书名及汉文卷数、页数和刻工名。残本没有一卷是首尾俱全的，所以人们无法据以得知书名的全称、刊刻年代和注释者姓名。1963年，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首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份残卷。^①由于其内容与常见的汉文《论语》注本都不相合，所以两位苏联学者猜测它可能是西夏学者韩道冲所撰，这也许是根据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中提供的线索。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收有一篇《西夏相韩公画像赞》，其中说到韩道冲“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显而易见，仅凭这一条材料就猜测现存的西夏本即是《论语小义》，未免略欠稳妥，何况虞集所记的《论语小义》为二十卷，而这个西夏本即使首尾俱全也只有十卷。

1966年，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了西夏文《论语》的全部照片共47张。^②三年之后，吴其昱在《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译本考》。^③在这篇文章中，吴其昱考证出这个《论语》注本是西夏的韩道冲据北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翻译而成的，汉文原本成书于11世纪末，西夏译本则成于12世纪。也许是由于吴先生对西夏语文不大熟悉，所以他只解读和用法文翻译了西夏文本的第一叶，而未能通读全文，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解读这部文献的关键性障碍已经由吴先生清除了。不过，吴其昱的研究成果似乎没有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从近二十年来发表的论著来看，中国学者普遍采用的仍是戈尔巴

^①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②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Лунь Юй, Мэн Цзы, Сяо Цзин),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стр. 3—49.

^③ Wu Chi-yu, “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eningrad”, *T’oung Pao* vol. LV, livr. 4—5, 1969.

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观点，坚持认为这部《论语》注本是西夏人所作。例如陈炳应译释了“先进”篇的第十二章“季路问事鬼神”，并将注释与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正义》、朱熹《论语集注》及郑汝谐《论语意原》作了对比，其中恰恰漏掉了陈祥道的《论语全解》。^①在没有汉文原本可资参照的情况下，陈先生的解读自然难免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众所周知，以目前的西夏语文研究水平，如果没有相应的参考资料，任何人也不可能对任何一种西夏文献做出十全十美的解读。

关于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已有《四库全书总目》和吴其昱的文章可供参考，这里不须赘述。唯一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西夏译本《论语全解》的价值不仅在于使人们知道了一批西夏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而且在有些地方还可以校订汉文本的讹脱。

本文解读参考的汉文本是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该书当年在抄写时虽经校勘，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对于底本的残缺部分，处理更欠妥当。抄书人遇到底本的残缺时很少以“阙”字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气抄下，不管文理是否连贯。经与西夏译本对校可见，四库本《论语全解》的主要讹脱如下：

卷三《公冶长》第二十章注“备豫不虞”，下脱“古时善教也”一句。

卷六《先进》第一章注“从周，从先进者，时之中”，下脱“《中庸》曰时中者，一也”一句。

同上第四章注“王莽以四科取士，不亦伪哉”，下脱一段：“颜子之学于孔子，尽得其言，故闻孔子之言无所不悦。传曰：以解相悦者而已。无不悦，则亦不再疑问，不可生吾意，故曰非助我也。”

卷八《卫灵公》第八章注“鄙夫问我”，下脱“吾尽二者而言者”一句。

同上第十二章注“小人从迕，则不能远虑”，下脱“善远虑，则君子是也”一句。

同上章注“杞子忧天地之坏”，“子”当作“人”，句下又脱“寡妇言州影之将坏”八字。

卷十《尧曰》第一章注“天事数在尔躬，以其有命”，“天事数”，当作“天地历数”，句下又脱一段：“谓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以有义也。《诗·颂》中云：百……”

同上章经：“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此数句与注文重出。盖四库馆臣误将原本经文抄为注文，又于经文“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之下擅补抄此数句。

下面以四库本为基础与西夏译本《论语全解》现存部分进行校订。校注主要用来提示二本的讹脱，对于虚词和语序则不再出校。

^①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页372—380。